

The Quadroon



混血姑娘

THE QUADROON

混血姑娘

〔英〕 汤·梅·雷 德 著

季南平译 孙剑平校

（简 写 本）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混血姑娘》(The Quadroon)是英国小说家汤·梅·雷德(Thomas Mayne Reid, 1818—1883)写于一八五六年的作品。书中叙述了一个同情黑人的英国青年和一个有黑人血统的女子相恋的故事。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美国南部黑人的痛苦生活、奴隶买卖的惨况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它最后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男女主人公皆大欢喜结束这个故事,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被压迫的黑人的同情。然而,故事同时以女种植园主重新获得种植园而告终,这反映了作者对奴隶制度所持的根本立场,因而也是本书的局限之处。

混 血 姑 娘

季南平 译

孙剑平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海印刷厂印刷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500 册

书号: 10100·392 定价: 0.28元

(一) 在新奥尔良^①的六个月

大学刚毕业，我就厌弃国内的生活，很想出门去游历一下，见识一下书本上所介绍的世界。梦想实现了，我离开故乡，踏上了横越大西洋去美洲的旅途。当时我年轻力壮，满脑子的美好幻想。我向往自由、爱情；向往惊险、激荡的生活。没多久，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好的土地上，我真的经历了如此这般的一段生活。

一月十八日，我来到了新奥尔良。到达后一小时，我已逛遍了全城的街道，周围一切新奇的东西都吸引着我。可是不一会儿，我的思想又转到其它事情上去了。

在城里的街道上闲逛时，我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笨而无能。在大学时，我学的是古典语言和逻辑学。这些枯燥无味的书本知识能有什么用呢？这似乎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毫无用处。过去我一直以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阅历丰富，现在才发现自己是个非常无知的人。

最初在新奥尔良度过的六个月，对我来说无疑是最有用的，从中学到的生活知识比在学校数年来学到的还要多。第六个月底来到了，身上的钱几乎花光。交了房租后，口袋里只剩下二十五美元了。我不得不给家里写信要钱，等待回音。可是这需要好几个星期，因为当时还没有直接横渡大西洋的轮船。

^①在美国南部，为路易斯安那州的首府。

我想找个工作，然而古典语言在哪儿都用不上。我无亲无友，前途渺茫，只好在街上闲逛。当时正值六月中旬，天气很热，而且一天热似一天。再过一两个星期，每年这个城市都会有热带瘟疫就要开始流行。由于害怕这一瘟疫，人们已开始离开新奥尔良迁往北方。当然罗，我并不比别人更勇敢些，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离开这个地方。

路易斯堡看来是最理想的地方，我想我应该到那儿去。当时尽管我不知道今后的生活该怎样安排，但身上的钱付这次旅费还是绰绰有余的。行李收拾好后，我就登上了即将开往路易斯堡的“西方美女”号轮船，开始了我的旅行。

(二) “西方美女”号

开船前两小时，我就上了船。我利用这段时间，把这艘船看了个遍。它看上去象一座两层楼房，大约二百英尺长。它是木制的，表面漆上了一层白色。船的上层有一排窗户，船的中部突出了两个高高的烟囱。操作机械安装在甲板上，锅炉也相当大，因为使船前进的水蒸气是靠烧木头来产生的。此外，还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货物——包、箱子、木桶等都堆放在甲板上。

旅客们住的客舱又长又宽敞，里面摆满了华丽的家具——质量很高的餐桌、沙发、靠背椅和扶手椅。墙壁和那扇大门都装饰得非常漂亮。

从客舱里出来后，我踱上了甲板，这儿是旅客们最喜欢的地方。甲板上有几把椅子，专供旅客们坐着闲谈以及欣赏河上的景色。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定定心心地看着码头上的忙碌

景象。

码头上有两个地方最热闹：一是靠近我们轮船的地方，一是靠近“玛利亚”号轮船的地方，那艘船也在准备着启航。旅客们匆匆忙忙地拥往“玛利亚”号，生怕误了船。各种迹象表明这艘船马上就要起程了。在我们这只“西方美女”号上也可以看到同样忙碌的情形。这两艘船靠得很近，船上的水手们可以互相大声地喊话，从他们的谈吐中，我得知“玛利亚”号和“西方美女”号是两艘“竞争船”。不久，我又得知这两艘船将同时启航，而且必定会有一场激烈的竞赛。

我曾听说最好的船是经常进行竞赛的。“西方美女”号和她的对手都是由众所周知、颇有名气的船长驾驶。自然，他们以及两艘船上的水手们都是敌手了。作为船主来讲，他们所考虑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如果哪艘船获胜，那就会名噪一时，旅客们下次就会争着坐这艘船。

我很快就发现旅客们也期望进行这种比赛，其中一些人极其渴望这激动人心的场面，而另一些人则在对比赛的结果打赌。

“‘美女’号准赢。”紧靠在我背后的一个人说。

“我在‘美女’号上押二十美元！”

“敢打赌吗，陌生人？”

“不打。”我没好气地回答。

他转身找其他人去了：

“我说‘美女’号准赢，谁和我赌二十美元！谁来赌啊，二十美元！”

此时，我的心情并不十分愉快，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乘美国

轮船旅行。听说这些比赛最后常常会造成悲剧。我还记得所有关于锅炉爆炸的故事，而且相信这些故事并非是捏造出来的。旅客中也有很多人觉得这种比赛太危险，其中一些人试图劝船长取消这次比赛。我也决定去和船长说说。于是，我站起来，朝他所在的方向走去。

(三) 新来的旅客

我还没走到船长面前，就见一辆马车直朝码头驶来。车里坐着一位年轻而衣着华丽的小姐。

车在码头正中停了下来，我看到这位小姐向一位水手说了些什么，然后，这位水手指了指“西方美女”号的船长。接着船长走到马车旁，十分恭敬地向那位小姐鞠了一躬。我听见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

“先生，您是‘美女’号的船长吗？”

“是的，小姐。”

“我可以坐您的船吗？”

“那我实在太荣幸了，小姐。船上还有一个空房间。”

“这对我来说没多大关系。”小姐说，“我不需要什么，您的船在深夜之前就可以到达我的庄园，我没有必要在船上过夜。”

船长显然被“我的庄园”这几个字吸引住了。他问小姐打算在哪儿上岸。

“布林基尔，”她回答：“不过，我有一个条件，船长。”

“请说吧，小姐。”

“听说您将要和‘玛利亚’号进行竞赛。若是那样，我就不

打算坐您的船了。”

船长的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您知道吗？”她继续说，“去年我几乎为此而送了命，我不想再拿我的生命作第二次冒险。”

“小姐……”船长欲言又止。

“这样吧！”小姐说道，“如果您感到很为难的话，那么，我就等下一艘船。”

船长低下头，反复地思考着。他既想进行这次比赛，但又不愿意拒绝这位小姐。她是一位庄园主，说不定哪天会托他的船运货呢。最后，船长说：

“我同意您的条件，小姐，我向您保证我的船不参加比赛。”

“谢谢您，船长。”

她从马车上跳下来，挽起船长的手臂，船长也很有礼貌地把她带到了她的房间。

（四）管 家

这位小姐的出现引起了我的好奇。她是一位法国人的后裔，我很少碰到这类人，因而想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我知道他们不喜欢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他们看来，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是侵略者。使我感到吃惊的是这位小姐也在全神贯注地看着我，我想她大概仅仅出于好奇罢了。因为我的眼睛、肤色以及衣着已告诉她，我不是本地人。我很想知道这姑娘的名字。心想，她的管家或许能对我有所帮助。那是个高高个儿，长着满头灰发的法国人。我走到他面前，提出了几个问题，可是他的

回答却相当简短。

“先生，您的女主人是谁？”我问。

“一位小姐。”他回答。

“不错，谁见了都知道她是位小姐。我想知道她的名字。”

“这与您无关。”

“难道这也需要保密吗？”

管家没有回答，走开了。我又试图从车夫那里打听这位小姐的姓名，但也一无所获。

不过，我很快就知道了她的名字。我回到轮船上后，在甲板上坐下来看着那些搬运这位小姐行李的水手们。他们扛着木桶、咖啡袋和许多干火腿。

“这些都是农庄上的必需品，”我心想。正在这时，有几只箱子搬到了船上。

“这一定是她的私人行李。”我猜测着，突然发现一只箱子上有几个字母，使我不由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仔细地看，嘴里低声念道“尤金妮亚·贝赞肯。”

（五）起程

开船的最后一遍铃声响了。船上的大泼水轮转动起来。轮船慢慢地离开码头驶到河中间。当船开动时，我来到甲板上欣赏景色。新奥尔良的最后一些房子很快就看不见了。轮船在风景如画的密西西比河中行驶着。

这儿的河面大约有半英里宽，河水呈黄色。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黑黝黝的密林。密林和两边的河岸之间是一片种植甘蔗、烟草和棉花的农田，黑奴们正在田里干活。再过一会儿，

这一切将被夜幕所笼罩。如果这些都是奴隶的汗水，那么，如此美好的景色又有什么意义呢？！

再往前，可以见到一座豪华的庄园主的别墅以及别墅周围的花园和白栏杆，旁边则是黑奴们住的小房子。这些黑奴们身穿白棉布衣服正在田里辛勤地劳动。高大的骡车从田里驶出来，沿着河边慢慢地走着。

这一切都是奴隶们的血汗，千百万奴隶的血汗啊！想起来真叫人痛心！一想到这些，眼前的一切秀丽景色都失去了它们的光彩。

（六）尤金妮亚·贝赞肯

我几乎把尤金妮亚·贝赞肯忘却了。但一看见正在田里干活的几个法国血统的姑娘，立刻又想起了她。

我离开甲板，回到客舱去看看她是否在那里。舱里有几位太太，可其中却没有她。我找了个地方坐下来仔细打量着我周围的旅客。船上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携子带妻家住新奥尔良的富商，有打算回家去的棉花庄园主，有陪同亲属的法国人，有船员、店员，还有几个正在扑克桌旁坐着的衣冠楚楚的绅士——这些人都是些职业赌棍。在他们中间，我发现了那个大声吆喝要我和他在船赛上打赌的家伙。他在我身边来回走过好几次，每次都以一种怀疑的神气看着我。尤金妮亚·贝赞肯的管家此时也在客舱里。

我真想见到他的女主人，那位年轻的、法国血统的姑娘。没过多久，我的愿望就实现了，她终于从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没戴帽子，金黄而又浓密的头发梳得很漂亮。

她有一种愉快的神情，不过我总觉得在她的愉快后面有着一一种坚定的性格。她美丽得迷人，好象认识船上一些旅客似的，随便地、毫无拘束地和他们聊天。看到她我很高兴，但是忧伤之感油然而生，因为再过个把钟头天就要黑下来，而她今晚就得上岸，我将再也见不着她了！

她坐在椅子上环视着整个客舱。突然间，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目光啊！简直使我无法理解这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她猛地把头扭了过去，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身影也随之消失了。这使我茫然不知所措，我多么想再见到她。我闷闷不乐地走出客舱来到甲板上。

（七）加 足 马 力

太阳从地平线上的森林黑影中落了下去，金色的霞光洒在河面上。我站在船尾，饱赏这美丽的风光。

忽然，我发现下游有一条大船，这是“玛利亚”号。它很快就要追上我们了。这时候，一片噪杂声灌进了我的耳朵。男男女女非常激动地呼喊，谈论着，急促的脚步在木质的甲板上嘎嘎作响。看来，人们如此激动的原因就是后面那条快要追上来的竞争船。

在这之前，没有人想到过船赛，水手们和旅客们意识到他们的船长已不打算进行这次比赛，都把这件事忘记了。但是当那艘竞争船一出现，情况马上急转直下，所有坐着的旅客都一下子站了起来，涌向船尾。

我在甲板上的位置使我清楚地看到后面那条追上来的竞争船。我们的船长被一群男乘客包围了。他们竭力劝他加足马

力。为了摆脱这帮家伙，船长在甲板上来回地走着，但这根本没用，不管他走到哪儿，不是碰到一群人，就是后面跟着一群人，他们都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

“喂，船长。”一个人喊道。“如果‘美女’号不参加这次比赛，我担保这条船今后再不会有什么名气了。”

“您说得对。”另一个人接上来，“就拿我来说吧，下次我就坐‘玛利亚’号！”

“‘玛利亚’号真是一条快船。”第三人感叹地说。

“玛利亚”越来越逼近我们了，激动和不安的情绪也随之骤增。“玛利亚”号即将和我们并排，这对我们船上的某些旅客来说简直是不能容忍的。那位可怜的船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玛利亚”号准备超越我们了！他们船上所有的炉手都在忙着，锅炉门烧得通红，高烟囱里冒出几尺高的炽烈的火苗。

“哟，他们在烧火腿！”有人叫起来。

“不错，他们烧的是火腿！”另一个人也大声说。

一大堆深褐色的东西堆在“玛利亚”号锅炉前的甲板上。从大小、形状和颜色就可以知道这是什么了——是火腿！炉手们正把它们接二连三地扔进炉膛里。“玛利亚”号赶上来了，它的船头已经和我们的船身并排。这时，人群里又掀起一阵骚动。

从竞争船上传来的讥笑和冷言冷语更是火上添油，使得我们船上的一些人逼着船长进行比赛。“玛利亚”号还在继续赶我们，它的船头已经和我们的船头平行了。一分钟过去了，这是极其安静的一分钟！船上的水手和旅客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又一分钟过去了，“玛利亚”号超过了我们！

对方甲板上传来一片胜利的欢呼声，还掺杂着一些不三

不四的话。

“喂，扔根绳子过来，让我们拉着你们走吧！”

“你们这艘陈旧破烂的船有什么用？”

“为‘玛利亚’号欢呼啊！”

“西方美女”号上出现了难忍的气愤和沮丧。旅客们和水手们都在抱怨他们的船长，到处都是“可耻、惭愧”之类的喊叫声。

可怜的船长！我一直在注视着他。在这艘船上，除了那位美丽的法国女郎，我是唯一知道他心底秘密的人。

当船长往甲板这边走时，一群叽叽喳喳的妇女把他团团围住，有人说她们下次再也不坐他的船，还有的骂他是胆小鬼。这些话使船长怒不可遏，气得两颊通红，眼里似乎要冒火。最后，他决定向旅客们解释一下这所有的一切。

“女士们，”船长叫道，“我很乐意采纳你们的意见，但在离开新奥尔良之前，我答应过……答应过一位小姐……”

没等他说完，一位年轻小姐打断了他的话：

“船长，亲爱的船长！不要让那艘船超过我们！加足马力超过它……船长！”

“噢？小姐，”船长以一种惊奇的口气说，“我是向您作过了保证的呀。”

“噢，”说话的正是贝赞肯小姐，“我早忘了，亲爱的船长，就算你没答应过我，我想现在还来得及，请加把油超过它吧！”

船长脸上绽出了笑容，但很快又愁眉不展了，他说：

“小姐，很抱歉，我已无法和‘玛利亚’号进行竞争了，它现在烧的是火腿。本来，我也想带些火腿，但因为我向您作了保证不进行比赛，所以也就没带，仅靠普通的木柴是不可能取胜

的。”

“火腿？”她说，“您说的是火腿吗，亲爱的船长？您需要多少？二百只够吗？”

“噢，要不了那么多。”船长说。

“安托万！安托万！”她招呼着她的老管家，“我们带了多少火腿在船上？”

“十桶，小姐。”老管家回答。

“十桶！我想这大概够了吧？船长，这些火腿现在就属于您的了！”

“小姐，我一定照价付钱。”船长说着，显得很高兴。

“不——不——不，不必了，这些火腿是给庄园上的，我还可以叫他们再送一些来。去吧，安托万！带炉手们去搬火腿！船长，您就尽管拿去烧吧，只是——千万别让‘玛利亚’号取胜。瞧他们那股得意劲，哼！我们一定会超过他们的！”

这位法国姑娘急步走到船头，身后跟着一群太太。船上有火腿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旅客们的情绪立刻高涨起来。水手们马上开始工作，把一桶桶的火腿滚到锅炉旁，一只接一只地投到炉膛里。转眼间炉膛就烧得通红。蒸汽越来越大，两个泼水轮越转越快，整个船身都抖动起来了。轮船加速了。船上一片寂静，只是不时有人发出惊叹的声音打破了这沉静的场面，所有的眼睛都热切地盯着两艘竞争船之间的距离上。

（八）密西西比河上的船赛

夜幕笼罩着大地，天空既无星星又无月亮，然而却可以看

到比赛的情景和呈黄色的河水闪烁着的涟漪。

两艘船上的窗。灯光通亮，火腿燃烧所产生的熊熊大火照亮了附近的河面，人们兴致勃勃地倚在栏杆上关注着这场竞争。

当“美女”号加足马力时，“玛利亚”号已领先足有半英里远。等了很久，我们才从船长那里得知我们已追上了几百码，这立即引起了一阵欢呼。又过了一小时，所有船上的人都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船比“玛利亚”号快。只剩下四分之一英里了，这在河面上只是一个很短的距离，两艘船上的旅客们可以互相大声地喊话。现在轮到“美女”号的旅客还击了：

“喂，你们有什么电报要请我们带到路易斯堡去吗？”“美女”号上的一个人大声说。

“为‘美女’号欢呼啊！”另一个人呼喊道。

“你们缺火腿吗？”第三个人以挑衅的口气问：“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赏给你们一些。”话音刚落，船上立刻爆发出一阵狂笑声。

时近子夜，两艘船上的人毫无倦意，十分激动，根本没有人考虑到危险。

我站在距船长很近的地方，他凝视着远方。右边大约一英里多远的河岸上出现了点点灯火。一看见这些火光，船长失声叫道：

“布林基尔到了！”

“是——是——的，”站在他旁边的一名水手附和了一声：“我们快到布林基尔了。”

“我们输了。”船长说。

“这为什么？”水手问他。

“我们必须在那儿停一会儿，给我们火腿的那位小姐必须在那儿上岸。”

“太遗憾了，”水手说，“如果一定要停的话，你就停吧，真倒霉！下次我们准赢，我敢发誓。”

“准备抛锚！”船长下了命令。

接着，他快步跑下去，我跟在他后面。一群太太围住了他，其中也有那位法国姑娘。

“小姐，”船长对她说，“我们还是要输的。”

“为什么？”她惊奇地问，“是因为火腿不够吗？”

“不，小姐。”船长回答说，“不是因为那个，您没看到远处的灯光吗？”

“看到了——噢，那是布林基尔。”

“是的，您该在那儿上岸。”

“就因为这个，您将要输掉这场比赛？”

“是的。”

“那么，我就不在那儿上岸了。迟到一天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千万不要为我而输掉这场比赛，败坏了‘美女’号的名声。船长，别管靠岸的事，继续您的比赛吧！”

“美女”号直追“玛利亚”号，它们之间的距离现在只剩下两百码了。机器的轰鸣声，蒸汽的滋滋声，水轮的转动声，还有旅客们的呼喊声，这一切汇成了一首杂乱的协奏曲。“美女”号加足马力继续前进，稳稳当当地逼近它的对手。它的船头已经到了“玛利亚”号的尾部。不一会儿，两船齐头了。又过了一会儿，“美女”号终于超过“玛利亚”号一英尺远。船长高兴地挥舞着帽子，甲板上爆发出一片胜利的欢呼声。

(九) 救 生 圈

胜利的欢呼声突然被一声巨响打断，锅炉爆炸了。大块的木片四处飞溅，浓烟和蒸汽直冲云霄，恐怖的叫喊在夜里听来使人毛骨悚然。爆炸时，我站在栏杆边，气浪的冲击太可怕了，差点把我掀下河。

我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我走进大厅，停下来环视四周，轮船的前部完全被蒸汽和烟雾所湮没。我冲到船尾，发动机的轰鸣已被其它声音——男人的呼喊，女人的惨叫，受伤者的呻吟，落水者的呼救——所吞没！当浓烟和蒸汽稍淡一些时，我模糊地看到了船头：客舱已经炸塌，高大的烟囱倒在甲板上。我看到了倒在船头的船长和水手，他们都已奄奄一息、不省人事了。我开始考虑自己的逃生办法，在这种地方，多待一分钟就会多一分危险。我知道不会再有第二次爆炸，但船身损坏得厉害并已开始下沉。“玛利亚”号正向我们靠拢，可它离我们还有好几百码！指望得到它的搭救看来是不大可能的。

我清醒地知道“美女”号很快就要沉没。船头已经起火，很快就会蔓延到船尾，不能再犹豫了，要想活命的话，必须马上跳水！

读者们一定会以为我当时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其实不然，在这之前，我凭自己的镇定和动作迅速不止一次地救过自己的命。在这关键时刻，我非常镇静。我的行李里还有一个救生圈。我跑进舱里，立即把它拿了出来。

就在我要离开客舱的一刹那间，耳边传来一阵急促的说话声，原来是那位法国女郎和她的管家。他们匆匆地讲着什